

杜甫细水长流般的爱情



图片来自网络

如果身边有人不时将老婆挂在嘴边,那说此人爱妻大抵不会错吧;如果一个诗人将妻的字眼屡屡镶嵌于他的诗行呢?而且还是一位古代诗人,那么由此断定诗人对妻子爱深情永恐怕也是妥妥的了。

这位诗人就是唐代杜甫。

读杜甫诗,妻的字眼频频刷目,如珠玉般闪烁出温柔旖旎的光芒,令人心有戚戚焉,一根爱情的琴弦被悄然拨动,铮然作响。这妻字多为“老妻”,老妻不就是老婆嘛。在唐诗中,如此高频率以妻入诗,除了老杜,还找不出第二个。

杜甫被称为诗圣,圣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严肃端正、不苟言笑的样子。对于杜甫具体的形象,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画家蒋兆和先生画的那幅画像,清瘦瘦弱,沉郁儒雅,心事浩茫,视通广宇,忧国忧民。至于爱情,钱锺书称之为困人之忙事,更应该像是“眸子炯然”“风流蕴藉”、浪漫又潇洒的李太白这类诗人。唐代诗人中,白居易有和湘灵的故事,写过爱情诗《长恨歌》,留下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等爱情名句;元稹堪称多情种子,有和莺莺、薛涛、

刘采春等多名女子的故事,其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脍炙人口;李商隐似乎为爱情而生,爱情诗名句太多了,诸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“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”等为历代传诵。一脸苦大仇深的杜甫也有爱情?当然!虽然我们在他的诗里很难找出爱情金句,他也没有可上娱乐版头条的爱情故事,但那些散落在诗行里的妻字,如寒夜里的点点灯火,寻常,平淡,却照亮了生活,温暖了心灵。

杜甫妻子叫什么名字,史无记载,因其父为司农少卿杨怡,故称她为杨氏。杜甫娶杨氏时约是29岁,杨氏19岁。两家皆为官宦人家,算门当户对。杜甫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,与苏东坡的老祖宗苏味道等合称“文章四友”,是近体诗奠基人之一,所以杜甫给儿子生日赠诗时傲称“诗是吾家事”。杜甫结婚前后那些年,家境可以,故有条件达成诗与远方,“放荡齐赵间,裘马颇清狂。春歌丛台上,冬猎青丘旁。”(《壮游》)先后两次跟着李白徜徉自然山水间。然而好景不长,随着父亲去世,应试不第,仕途艰蹇,杜甫生活陷入困顿。尤其安史之乱爆

发后,“壮游”变成“漂游”了,像无根浮萍,颠沛流离,漂泊不定。在离乱颠簸的日子里,患难夫妻相依为命、不离不弃,感情愈发深厚笃实。杨氏长什么样?我们连杜甫的相貌都无从得知,只是从他晚年的诗中见其自述“老丑”,“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”,发白且稀,李白曾诗言之“太瘦”,杨氏的样貌更得从诗中猜度。《月夜》里有名句:“香雾云鬟湿,清辉玉臂寒。”是直接写妻子的。安史之乱后,杜甫被叛军俘获,困居长安,妻子和孩子寄居鄜州。这首诗写杜甫怀念妻儿,却反向写妻儿怀念自己。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形象:月夜闺中,女人呆呆地举头望月,思念远在长安的丈夫,时间长了,带脂粉香味的雾气打湿头发,月亮的清辉映照下玉一样洁白温润的胳膊有了凉意。有人说,老杜这诗很香艳。的确,很美!这里虽没写妻子的眉眼,但从这个满含喜爱欣赏意味的画面中,可以断定,杨氏是个美丽的女子,即使说情人眼里出西施,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诗写于756年,杨氏三十出头,正是女人灼灼其华时。老杜另一首诗《一百五日夜对月》可谓《月夜》姊妹篇,“一百五日”指寒食节,杜甫不说节日,而是用时代代替,足见思念妻子至深,一日一日是掰着手指过来的。诗中有句“化离放红蕊,想像咽青蛾”,想像,即想念,咽,即颦,皱眉的样子。红蕊和青蛾,两个意象间接描绘了妻子之美。可以说,杨氏出身富贵,相貌昳丽,是知书达理的淑女。老杜说,有妻如斯,叫我如何不爱她?

杜甫一生蹭蹬,命运乖蹇,几乎没有顺心风光的时候,杨氏跟着丈夫受累吃苦。“经年至茅屋,妻子衣百结”,常年住着茅屋草舍,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,千金小姐沦落为一贫如洗的妇人,浆洗缝补,忍饥挨饿,为杜甫操持守护风雨飘摇的家巢。甚至,在兵荒马乱的年代,连维持安稳的家都是奢望,“妻子寄他食”“老妻寄异县”,投亲靠友,寄人篱下,更悲惨的是“幼子饥已卒”,小儿子活活饿死。虽然杜甫“所愧为人父”,“飘飘愧老妻”,没能让妻儿过上好日子,但依然是家庭的依靠,是妻子最大的牵挂。“去年潼关破,妻子隔绝久”(《述怀》),时隔一年的分别,杜甫千里迢迢回到妻子寄居的鄜州羌村,“妻孥怪我在,惊定还拭泪”(《羌村三首》),天啊,你还活着!看到丈夫从天而降,一声惊呼,泪水止不住流淌。“世乱遭飘荡,生还偶然遂”,遭逢兵连祸结的乱世,能活着回来真侥幸。“夜阑更秉烛,相对如梦寐”,夜已深,在摇曳的烛光下,夫妻二人相对而坐,为久别重逢而兴奋着,毫无睡意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恍如在梦中。王尊岩对此评价云:“一字一句,镂出肺腑。”杜甫是深爱妻子的,尽管经常“囊里还羞涩,留取一文看”,从外面回来仍不忘给妻子带些女人喜欢的礼物,“粉黛亦解苞,衾稠稍罗列。瘦妻面复光,痴丫头白栺。”看到丈夫带回的粉黛、被绸,女人脸上露出了欣悦的光彩。这种画面温馨中又满含心

酸。固然贫贱夫妻百事哀,但能于苦难中相濡以沫、生死相依,何尝没有幸福温暖?何尝不是伟大的爱情!

成都的杜甫草堂尽管是后人所建,终还是杜甫留在世上的可视可触的物质存在,与完全从诗中感受不一样。因为一首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以及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!何时眼前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的名句,杜甫草堂成为千古圣地。实际上,杜甫在草堂生活不足四年,虽然依靠亲友接济帮助过活,却是他和妻子二十年间少有的闲适、惬意的时光。草堂建在浣花溪畔,林青竹翠,鸥翔燕飞,环境清幽怡人,一派田园风光。“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”(《江村》),“昼引老妻乘小艇,晴看稚子浴清江”(《进艇》),老杜一口一个“老妻”,简直甜腻死个人。这种岁月静好的家居生活,夫妻终日厮守相伴,没有棋盘,在纸上画棋盘对弈,白天两人一起泛舟江上,形影相随,如蛱蝶相逐,芙蓉并蒂。不慕大富大贵,只求现世安稳,人世之乐,又夫复何求啊。这个草堂,可以说,既是精神的圣殿,又是爱情的港湾。

有唐一代,社会风气开放,才子风流,官员蓄伎,男人纳妾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大家“不以其事为非”(陈寅恪语)。但也有王维这样丧妻不再娶、独居三十年的素心人。尽管《旧唐书》称杜甫“褊躁”“傲诞”,他也自称“放诞”“性豪”,是个有脾气的人,但对爱情却忠贞不二,一生唯有杨氏一个妻子。在他的诗里也看不到佻达狎邪的“不正经”的字眼,也找不到他出入秦楼楚馆的蛛丝马迹。或有人将这归结为贫穷,连肚子都填不饱,哪还有别的绮念?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。后人之所以尊杜甫为“诗圣”,盖因杜甫是有大抱负大胸怀大悲悯之人,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,“男儿生世间,及壮当封侯”,即使人生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打得粉碎,家国情怀却依然坚如磐石。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,家国一体,念兹在兹。在命若蝼蚁的乱世,杜甫最深沉的惦念,有妻子儿女,有弟妹友朋,更有江山社稷、黎民百姓。老杜是一个深情纯情的诗人,故梁启超奉之以“情圣”的桂冠,这样的男人怎能不深爱他的妻子呢?

世上的爱情,大凡轰轰烈烈、感天动地者,多如夏天的闪电倏忽而逝,璀璨耀眼但短暂,且结局大多不妙。那些柴米油盐、寻常凡俗的夫妻之爱,反而能如山间的小溪细水长流,长久且美好。杜甫和杨氏的爱情,历三十年始终如一,虽有离乱中的生离死别,却点点滴滴都是些碎屑家常,平淡无奇,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。听吧,那一声一声的“老妻”,是眷恋,是疼爱,是甜蜜,带着温热的气息,冲破时空的阻隔,直抵人的灵府,如一夜春风,催醒世间无数的心花,怒放。

来源:中华读书报